

古文筆法百篇

秦人之災
而習觀者
又豈因斯
樓之興廢
而始云然
者哉

樓文瀛云
歐陽文忠
作陳文惠
公神道碑
潮州惡谿
通判
得公命捕
近鳴鼓於
市告以文
而戮之其
患乃息潮
人嘆曰昔
韓公諭鯉

首宏壯有排山倒海之勢足以驚風雨泣鬼神末段做東坡文公廟碑作餘
波亦切秦晉諸君子自來夫子廟記無有如此之佳者予疑其作時當有神
助真可與唐宋大家並驅
矣誰謂後來無能文者哉

書後

春秋一書大聖人所以正君臣之分作忠義之氣而示人以大綱者也然不深
明其義而終無以知作者之心將何以知千載上之善讀其書者哉劉公之記
春秋樓也直以武聖之存蜀者存魯存漢者存周則當日鼎足之時不過如春
秋之各國其國而正統之獨在蜀亦猶周禮之獨在魯也故其比擬宣聖處第
以討賊大義揭其心傳以符當年筆削稱天之旨倘非獨見其大未必知殲吳
滅魏之隱恨即合東山坐老之深心也吾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登斯樓覽斯
記固當激發忠義而知其嚮往哉

古文筆法卷四

驅鯉魚文

鯉魚之狀龍吻虎爪蟬目鬣鱗齒如鋸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
有膠黏常於水濱潛伏人畜近則以尾擊取食猶象之任鼻也潮州刺史
初至問民疾苦為文祝之惡溪有鯉魚食民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公自往
視祭以羊豕為文祝之是日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
日水盡泗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鯉魚患鯉音誇

此一段先以
前王所不容
正告之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
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刃以

而聽令公
幾而懼
所為異
其使異
醜類革
而吾人
也利潮
三百年
得二公
矣林次
按祭一
曰祭一
魚勞首
出先王
又提出
子地天
廟百神
吏史以
服其心
理正大
諭嚴切
與湯盤
詰相表
或謂唐
下於漢
此較觀
見其然
按明初
州夏後
原吉令
舟五百
各載礮
以擊鼓
號聞鼓
魚人齊

先待以禮以
有其知後
先歸咎後
故意放寬
步是為欲
先縱二十四
二氣讀字
土環二字
一篇主令
此大張威
以曉諭之
又提一段
其去路安
之其去路

逐層逆捲之
復順下三段
犀利無前
結尤峭勁

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去之四海之外及後玉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
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
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
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
壤者哉鱷魚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
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
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仙仙現現為民吏羞以偷活於
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
至者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
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
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
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
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全篇只是不許鱷魚雜處此土反復說來正見驅之為此昌黎嘗言氣威則
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讀此益信陳午亭曰辭氣嚴正風霜集其腕下
者至今神思悚動當日之感異類理固然耳請

書後

通篇從摘字
二字生情
叙作記之由
暮寫景物即
便掃之
遠承摘字提
出其字生下
二段以露主
意
此段就雨寫
悲正對讀放
一流

岳陽樓記

岳陽樓在湖北岳州府城西門左洞庭右彭蠡襟山帶江乃勝境也相傳滕子京以司諫謫巴陵郡守時重建范希文作記蘇子美繕書邵竦篆額稱爲四絕子京名宗諒仲淹本末詳前

宗鑑仲淹本末詳前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此段就晴寫
喜為上段作
偶

結局大有規
箴子京意

入手一將題點過而滿守二字已伏一篇之意蓋謫者悲而少喜故將景物
 隨寫一段提出時人提用主隱龜對一何切定洞不此發兩得寬題走窄
 照法公秀便吐謂小中憂樂與當規先天之憂大憂後天能下之樂不自已
 樓記此大自任而勢不見打正與悲喜對一也亦虛托所開作想而慕觀已言情
 冷而住八股之風矣○釀按照君子所大斯其遇於外者存心也中間兩對
 已早開有不明可隨境而變其營慘淡已者十易悲或喜處文正對此
 境前半為岳陽寫景繪情未以憂樂二字俱存喜二字或悲或喜處隨對
 記前存心岳陽寫景繪情未以憂樂二字俱存喜二字或悲或喜處隨對
 子京即處從謫守者想故末道即與之俱存喜二字或悲或喜處隨對
 得京雖變心不與之俱存喜二字或悲或喜處隨對
 顯之心自落正而光明非其於中者大氣能使若乎

杜少陵登岳陽樓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讀者第知戎馬關山。其悲天憫人之念。未嘗一日忘。而不知心中一種浩然之趣。其足以掀揚天地之大觀。

風詩之意
馬所居思
天下萬世
危者安深
哉沈確士
按記一亭
而由唐及
宋上下數
亂羣雄真
主之廢興
一在在力
何等識力
中閑休養
生息一段
見仁宗之
滋培元氣
更張隱然
言外公父
按察公知
文學受知
左祖恒侍
問左右曰
太祖曰得
天下以人
心為本
金帛不固
將焉充之
又嘗奉制

醉翁亭未點
名比劈首就
點上叙亭之
以勝忽開一
篇議論開一
就下平一往
情深開以原
又推開自歸
美宋所得體
引用前意重
家咏嘆法

豐樂亭記

開拓後人之胸臆者為不少也。咸同間，余客於此，邇時粵逆鴟張，東南蹂躪，每借一二同人誦少陵之詩，讀文正之記，憑欄俯仰，曾不免老杜悲憫慨然與澄清攬轡之思。未幾，吳楚蕩平，往歲樓亦重構，嗚呼！何轉衰為盛之速也。雖然，天下之生久矣，後此讀文正之記者，有能憂其憂，樂其樂，不踣躑於悲喜之常，而放懷於天地之大，與少陵佳句同一寄其遐思焉。又安見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亭本杜衍豐山可樂得名文却因年豐可樂而成此歐陽公作記長技也其黨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以黨議罷去公疏救指斥羣邪於是下時所作滁水名因水為州在江南淮東州南鄉山谷間有泉於其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咏鷹直以
古禽荒為
成其平時
隨事納忠
概可想見
此篇於動
遇思數段
有因人臨
之意於臨
春一段有
戒禽荒之
心反覆細
玩無非一
片忠愛所
流誠名臣
也亦至文

歸重上之功
德是作記本
寫景

兩字字一篇
主意作記意
結出作記意
應轉休養生
息句

結出名亭本
旨

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
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
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
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盛。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
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觀止云。作記遊文。郊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
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柳州諸記。是為過之。輯註云。欲為豐樂二
字描寫。忽追溯分裂。時之戰事。擾攘方顯。得太平之仁恩。汪洋是妙。極烘託
法。又從滁民不知。而欲使之知。發出宣上恩德。心事方定。記亭名豐樂之故。
原非徒寫豐樂景色也。仍小題大作。唐宋八大家文。往往如此。惟歐公更有一
種。逸致雖悲。歌慷慨而仍和平。雍容令人愛敬。由其平日專摹史遷。其所養
已深也。故後人評為云。而仍以七家皆魁才云。

書後

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也。食者民之天。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有官而
不能與民共其樂。百姓焉賴有此官。有官而不能為上宣其德。朝廷焉用有是
職。六一公之治滁也。值政治之餘閒。作山川之遊。歷藉歲功之豐稔。寫亭榭之
清高。一似獨樂其樂。而不必與民共樂。共樂其樂。而不必明其樂之自上者。而
篇中所述。幾若今日之樂。非與民共樂。不足以言樂。即與民共樂。而猶不敢自

按余自明
曰見江漢
三言實從
明字出
聖天子安
不忘危至
意詞意春
和議論警
切寓規于
臣風度大
又按此文
中幅全從
魏徵十思
疏王岳僞
待漏院記
後胎而來
春秋接記
所取自來
古文多相
儼慕者時
然在學者

提金陵為定
鼎伏脈二句是
游豫之本
立言之意
補出正意
上叙事下發
議氣勢雄偉
從閑字生出
思字作主下
許多思字皆
從此生
此段思懷諸
侯
此段思素遠
人
此段思子庶
民

居其樂使平日一片敬上愛民之心悉流露於言外然則此記非為亭也直為民耳非為民也直為歲耳非為民之不知有歲也直為民知有歲而不知歲之所由豐所由樂耳嗚呼先生之政勤矣先生之文偉矣

閱江樓記

閱江樓洪武初建於金陵明為南京今江
南江甯府省會地宋公本末詳前秦士錄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迨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閒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
一豫一游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廬龍蜿蜒而來長江
如虹貫蟠遠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世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佳名為
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
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欄遙矚必
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闕阨之嚴固必曰此
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
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賈及內外
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黽足
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鋏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之衽席者也萬方之民
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

總束一筆結
上思字
數前代之樓
以寓規諷意
想此又從上
呼上一句承上
生下
當思思字與
前數字應
到底底是規諷
妙妙

感興無不寓其政治之思。奚止閣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愛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載續錄

書後

上古無頌揚君后之文。故禹拜皋颺。祇以獨隆千古也。先生當太祖定鼎之際。海宇混壹。川嶽效靈。斯時氣象固已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一旦建樓畿輔。奉旨撰記。計惟有鋪張盛治。歸美主德。如揚子雲之劇秦美新。臭馨香。含甘實。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可也。乃不效後世諛美之詞。而必作唐虞吁咈之想。卒能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雖由太祖之聖量淵深。

按俞汝成曰思元居士負氣自高凌厲一世其詩賦類多率情有慨世自朝之意可資暇啟以者亦復不少讀此益信按被經非史索正點和是其絕後空前本須故能獨來獨往天壤間莫事士林中不無一而可無一在學官不得有二按左臨大山海其豪放不羈與營子建與吳質書太山為肉東海為酒同意

細流不擇。然非其平日志尚典謨。學宗堯舜。亦安能進箴諷之良規。繼唐虞之盛事哉。

獨坐軒記

明 桑悅

桑悅字民樸。常熟人。有才名。為諸生時。上謁監司曰。江南才子監司大駭。吳中書過目。輒焚棄。平居則大言。述道統。以孟子自况。年十九舉。成化元年。鄉試。春官答策。語不雅馴。被斥。三試得副榜。年二十餘。耳籍誤。二為六。遂除泰和訓導。遷長沙。通判調郴州。會外艱。家居。益狂誕。鄉人莫不重其文。而駭其行。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窮究天人之際。所著有思元集。行世。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閩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跡。少加覆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菱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坐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遊之位。若親投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于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但彼以擬人此以擬况文章波瀾固見於分肆而身矣亦自占矣按讀書而儒論古而高論古而儒生本色世俗紛華紛紜糾錯為何事無怪先生謂坐予坐者之寥寥也按淵明以曾祖侃晉世宰輔耻屈身二姓亡宋代晉後耕躬不為出故特以寄寓西仲謂王績之醉鄉不必實有是鄉實有是鄉白王墟不寂寞實有是國斯言得矣

按趙東山
歷歷落落宛

小中見大極真極趣極高極妙凡不真不趣不高不妙勿為古文也亦勿為時文也上也麟按開首即將自己揭出以下所以名軒及軒中物軒中事軒前所見之景軒內所遇之人皆因己而有非因軒而有是以別人一毫受用不得文之靈動處全在又若雖然兩接故記事均覺頓挫生姿至將古今聖賢丈人學士忠義亂賊一齊收入方寸使己或為弟子或為交游或為士師能于極小中獨見其大初不異蘇秦之抵掌王猛之捫蝨一種旁若無人之概真堪獨步文壇

書後

儒者窮而在下則獨善其身或衰敗萬世之是非或參訂五經之同異固宜上下古今左右圖史而翹然獨出不與世俗為伍也先生道則唐虞三代心則漢宋諸儒文則諸子百家觀其所植池則芰荷蓋喜其中通外直有慕乎濂溪之為人地則松檜竹柏蓋取其錯節盤根虛衷折節有合乎後彫之喻君子之比也但不知瞑坐悟道時曾有如游酢之立雪不去否耶又不知夜坐校書時亦有如太乙之燃藜以照否耶更不知心齋坐忘時且有如舜之見堯於美牆孔子之見周公於夢否耶若然即坐先生於傳人廣眾之中亦將獨寤寤言獨寤寤宿而遺世獨立矣惜乎坐而言未見起而行吾恐青氈故物且將與管甯黎牀同坐穿也已

桃花源記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唐舒元興桃源畫記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在今湖南常德府治雖有其境究無漁人尋訪入洞遇人事此乃淵明假托寄意耳記與詩本分今合之晉陶潛

義熙後多
悼國傷時
之語不欲
顯斥故或
託以他語
漫與不可
指謫余記
此亦云亂
曰避秦亂
紀隱指宋
王裕之廢
零陵也而
篇首乃云
晉太原中
其亦詭託
之使不託
摘指歟

別有天地

一片寫去如
寫家書莫分
段落神行之

前後看來無
不以為實有
此境讀此二
句方知是寓
言主意在此

結得高
記本避秦故
從羸氏直起

寫出異境
光景世界寫
得使人羨然

結得飄然本
旨到此始透

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陰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滑薄既異原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寫得歷歷分明無不以為真及至後問津不得咸以為仙矣誰知此乃寓言其所得也輒評云分明胸次裏別有洞天故幻出一篇奇文嘗著文章自娛

按志載帝
以內臣英
德應為巡
繹使臺諫
上言故事
御使巡繹

釋文塚二字
之義
舍文之外無
他能文之外無
他嗜

顯示記志先生固已自解矣以文論清潔高遠渺無塵氛隱現空虛全無半
點沾滯亦飄飄乎仙筆矣予嘗言文未有無為而作者如何又有無中生有
之文不知情意是實有而事與境不必盡有如此首桃源是有漁人之遇所
未有乃作者添出為文之波瀾以寄託其意耳消息全露在不足為外人道
一句讀者得之章句之外可矣

書後

色空兩念非參禪者不明真妄兩途非見道者不悟靖節以不禪不儒之概作
非仙非隱之談此桃花源所以有記也故其始終往來祇一漁父忽迷忽得若
即若離雞犬相聞男女共話謂以為真而迹無可驗謂以為妄而事若可憑致
使無色不空無空非色雖其此中人語著墨無多而夾岸桃花半村屋舍不啻
以畫工之筆傳畫工之神令人讀之如入蜃樓蛟室不見雲霧但見青天倘非
參透禪機窺破道旨無塵氛半點之擾有高出一世之情而能構此絕境為世
俗紛華之子一破迷途哉

梓州兜率寺文塚銘并序補

文塚者聚文草而封之也劉蛻字復愚唐懿宗咸通間進士為左拾遺
後以與令狐滿同官奏其無家法以布衣竊卿相權坐貶山陽令垂老
座其文于南山兜率寺刻石自為銘序
之有故宅在長沙縣城西北湘江邊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
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其文晦冥不忘其文悲戚怨憤疾
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

不應忽以內臣代命上諭教命已行不改復改說上言所尚者君所尚者從諫如流宣有已行而不改且教自陛下出之自陛下下不改之何為不可審是則劉公之為人殆古之題者耶故之為文雖窮而亦不憾豈非文如其人哉○按文心雕龍原道篇有云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蓋謂文不貴自然耳此篇謂不獲助於人而獲助於

此言太平之世重文無物不可自見承上句以見自慰起下兩段天字

此段言護助於天處

此段言不獲助於人處

忽撰出策詞且自解之

汲冢周書魯壁尚書皆藏而復出數句解協吉之兆此言文埋地下聽其變他

植明晦皆効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龍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繁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濱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寇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其稀豈非不獲助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閏閏土協吉壘壘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邱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祀之榮盛乎不然使其遠腐為墟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

天亦以勉
自然者乃
文也故不
得十如意
一按屈原
既放三年
乃往見鄭
詹尹以卜
其居而去
從吉凶龜
策竟不能
為之一決
今劉公集
十五年之
所有以為
周易之筮
卜居遺意
而龜策偏
樂為之告
者何哉

百工字與篇
首相呼應
此言化為世
用但不可趨
於邪其堅蟻
石取其清者
文之流播者
皆安於塚不
患竊去塚不
點出葬地葬
銘有待之後
世意

乎將塊為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於樂為土鼓為菁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
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竈乎竊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
知也當世既不得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
無堅為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饒口慎無擣為城社以狐鼠
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為石
使之能言舒而為蟻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
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
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嗟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
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邱時有唐大中丁卯而
戊辰之季秋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林西仲曰以不為吾用四字作主自首至尾總是無中生有其大旨以獲助
于天不獲助于人無可奈何以故忽而筮忽而卜忽而招魂其言家又在兜率
寺也又云莽蒼大塊是有葬地而無葬地其言為冢在唐大中也又云丁卯
而戊辰是有葬日而無葬日明明一篇子虛文字奇絕攷按劉公抱華國之
才生文明之代所可自信以對天地而希鬼神者聊藉以死期將至不禁將
平得力之處所可自信以對天地而希鬼神者聊藉以死期將至不禁將
篇皆是自傷自悟之語且見世之雖死猶生可以信今而傳後者僅有此文
章耳因特假作塚名聚而封之以俟後之學者至文筆怪發不可捉摹獨得
南華神髓而疊句重字又多胎息左國文氣最為醇厚中問插用然而
不然等筆有轉必深無折不醒於整飭中極寓靈動之致故補選之

書後

歐陽文忠公曰文章之事寸心千古歸震川曰文章者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

按姚舜田曰從來高世之行必徵信於古古書籍而人皆遺文故又必得許而後可

四句冒起一句一轉為伯夷所引陪頂何以句雙頂折衷立傳自首至此言列傳所以首伯夷之意怨字是眼目

氣則與天地同流。夫心者神之所從生。而聲之所由發也。氣者理之所從出。而形之所由立也。是以聲發而文生矣。形立而章成矣。惟其有神與理。可寸心可千古。元氣可同流。亦惟有形與聲。則不能不望獲于天。待掩於地。期速化於千古也。劉公文冢之銘於三才。則曰待助於天。於五行。則曰協吉於土。似不以神全而以形全。不以氣化而以聲化。若不知有千古也者。不知其腐為墟壤。化為塗泥。夷為都邑。坎為洿池。祀為壇竈。窳為井墓。塊為五色。流為土鼓。蒼桴者。不過消融其形與聲。而其鑠天地。震千古。則又非芝蘭醴泉之媚人適口。金鐵良材之起爭傷性。城社蘭茝之見褻憑妖。所可同日語也。故能及時效用。不異文忠之寸心。震川之元氣。以利其後世子孫。不然。不能超生於草木人禽之外。而又抑鬱於陰陽五行之中。又何以亘千古而不敝。配天地於無窮也耶。

伯夷列傳補

伯夷名允。字公信。墨胎孤竹君子。益曰夷列傳者。以人行跡有可序列也。伯夷以讓稱。史記列傳道舉之。猶世家之首泰伯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

斷其必傳
通篇只是
此意到底
惟天道無
親以道六
行乃因一
感其胸中
以禍福輕
而名譽重
引歸傳受
正旨其文
如草蛇灰
線處處照
奇乃不知
於正也詭
按詩田曰
執詩即採
薇之詩亦
將湮沒不
傳矣終賴
孔子賞稱
得之所以
特持孔子
於前之教
勢却其文
不兩稱其
執詩則又
深似有怨

借以作波
引舊傳有
意見與聖
不合今少
不得此一
處分自好
此字最可
係惟此有
長留天地
此歌當作
騷之祖應
由此二句
上可異道
此言天道
可持以起
文輕重二
總束一筆
情無限另
近世為自
言全為喻
起見不忘
為善以報
自當以夫
言為斷
輕重指聲
富貴言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代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之怨耶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所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
行之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柏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